

寻踪 1945 年大足石刻考察团

·江艺平·

吴承学的父亲吴显齐，亦即我的家公，1941年离开家乡远赴重庆，投考教育家陈礼江创办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九年间辗转于重庆、南京、上海，在重庆度过五年。

父亲去世20多年后，2024年末，西南大学文学院何宗美教授邀请吴承学赴渝参加博士学位答辩，特意安排寻踪之旅，意在探寻1945年轰动文化界的大足石刻考察团往事。当年吴显齐是考察团成员，刚满25岁。

这次寻踪一路走，一路翻看《大足石刻考察团日记》，考察团日记成为我们此次寻踪的指南。时代巨变，早已抹去当年许多痕迹，幸有文字和图片在，为烽火年代的巴山蜀水，为一群民国知识分子，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录。

考察团阵容

从考察团日记我们得知，大足石刻重新被发现，绕不开两个人：时任中国学典馆馆长杨家骆，大足县耆儒陈习删。1944年冬，担任《大足县志》总纂的陈习删，把县志书稿送往学典馆印刷厂印刷，杨家骆问起当地摩崖造像情况，知“其未被注意者甚多”，两人遂议定组团考察，意在“使大足石刻经过科学的艺术考古工作而确立其地位”。正是通过这次考察，“大足石刻”得以正式命名，更得以闻名于世。

今日看来，考察团阵容依然令人咋舌：学界名流有出版家、辞典学家杨家骆（任考察团团长），以金石考古、书法篆刻著称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历史学家顾颉刚和傅振伦，复旦大学教授朱锦江。政界人士有辛亥革命元老何遂，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雷震。专业人员有庄尚严（后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梅健鹰（后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冯四知（后拍摄过电影《铁道游击队》《宝莲灯》等）和吴显齐。随行人员有顾颉刚夫人张静秋，何遂之子何康（后曾担任国家农业部长等职）、副官苏鸿恩。还有考察团总干事程椿蔚。

吴显齐当时是教育部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编辑，同时在杨家骆学典馆兼编辑。本来电影厂厂长李清悚原定亲往大足考察，因故未去，派去了摄影师冯四知和编辑吴显齐。机遇的降临看似极偶然。

这是一次高效率的考察，全程13天，成员分工明确：

鉴定时代、命名窟名者：杨家骆、马衡、何遂。收集碑记文字材料者：顾颉刚、庄尚严、朱锦江。拍摄影片照片者：冯四知。绘制像饰者：朱锦江、雷震、梅健鹰。推拓者：傅振伦、苏鸿恩。编定窟号、丈量尺寸、登记碑像者：何康、吴显齐。总干事：程椿蔚。文书：张静秋。编辑：吴显齐。

途中，考察团商议推出《大足石刻考察专号》，决定“由顾

颉刚、杨家骆、朱锦江、马衡、何遂、庄尚严、傅振伦、吴显齐分任撰述”，其中《大足石刻考察团日记》（下简称《日记》）交给了吴显齐。

乍一看，青年吴显齐似乎和大师们比肩而立，确切地说，是大师们让这个年轻人站在自己的肩膀上。吴显齐当时大学毕业不到两年，独具慧眼的李清悚和杨家骆发现他的才华，在大足石刻考察中擢而用之。于是乎，严谨求证的历史学家、考古专家们，和这个文思灵动的年轻人之间擦出奇妙火花——当考察团昭告天下，大足石刻的发现“实与发现敦煌相伯仲”“可以和云岗、龙门媲美”（《日记》）时，沉睡千年的摩崖石刻仿佛也被注入鲜活灵魂。这方面，吴显齐无疑着力甚多。

不负厚望

自称“因将逐日见闻，随时笔记，聊供参考”的吴显齐，所记并无闲笔。1945年夏，抗战胜利在望，考察团从北碚出发，途经合川、铜梁至大足，全程270里，路上走了两天。日记对川东沿途风貌、地域经济、人文景观、民生现状等，皆有生动描述，构成考察的时代背景。只可惜，许多景物现已无缘得见。

如今从北碚去大足，已无复当年的舟车劳顿，全程高速一小时即达。当年考察情形通过日记，却依旧鲜活。第一次站在龙岗山，吴显齐发出慨叹：

佛湾形如月牙，自南向北，长达半里。沿山凿路，摩崖造像，龛窟相连。洞口向西，在阳光里，灿然如蜂房。这是唐宋石刻的陈列馆，可惜埋在时间的尘土里。

第一次登上多宝塔，吴显齐为发现宋代匠人伏小八的造像铭记欣喜若狂：“这个在古代社会没有地位的雕刻家，他的名字，在我们的拭拂下，放出新的光彩。”宝顶山的千手观音更是令吴显齐五体投地：“向来刻千手观音者不过多刻数手，以示多手之意，而此则真有千手，且从一体伸出，恍若自然天生。每手各执一物，金碧辉煌，心摇目眩。我立像下仰视久之，见各手若在摇动，鬼斧神工，叹观止矣。”（《日记》）

吴显齐不负厚望，当月就完成《大足石刻考察团日记》，写出《大足石刻》影片脚本，影片播出后引起轰动。他同时在《新中华》杂志发表文章《介绍大足石刻及其文化评价》。他的名字也和大师们的名字一起，被刻进龙岗山石碑——当年考察团应大足县参议会要求“撰文勒石，作为纪念”，刻下这块石碑。现在，这块碑刻已成



大足石刻考察团在龙岗石窟前合影。前排左三为杨家骆，左四为马衡。后排左一为顾颉刚，右三为吴显齐

宝贵文物。

师生情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吴显齐在国统区求学，后来供职的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又是当时教育部机构，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年急切返回枫溪，希望报效家乡教育，却屡遭冷遇。吴承学四岁那年，父亲被借故调动到县里最边远的凤凰山区中学教书，长达17年。

在吴显齐一生中，有两个人对他影响特别大：杨家骆、李清悚。他们既是青年吴显齐的恩师，也是晚年吴显齐的挚友。尽管20世纪40年代彼此相处只有短短几年，他们的情谊却延续至生命尽头。究竟是怎样的情谊，能够跨越如此遥远而漫长的时空？

展读李清悚1989年10月13

日写给吴显齐的回信，我受到极大触动。作为民国著名教育家，李清悚1927年创办南京第一中学；抗战时期参与创办有“中学版西南联大”之称的重庆国立二中；继而在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任厂长。音信中断40年后，接到吴显齐的信，李清悚显然喜出望外，回信写了满满四页纸。现在读之，仍犹觉纸短意长。年长17岁的他，抬头径呼“显齐贤弟”，起首便是：

顷接你十月五日函非常高兴。我是一九四八年接受美国N.E.A奖学金赴美考察，本是一年计划，后因淮海战役结束大军即要渡江，我怕南京、上海解放我无法回来就改变计划，提前于一九四九年初回国。当时我在南京政治大学和中央大学两大学任教，两大学就要迁台，我携家眷到上海观察形势，决计不赴台湾。湖南师院和贵阳师院送来聘书我也退聘，当时笑谓我是“四大皆空”。记得你赠我一尊白瓷观音像，我正可投入空门。此像在文革中已破四旧，但你盛意我没有忘。

这显然是一位幽默睿智，念旧达观的长者。

吴显齐来信一定问到了1948年去台湾的恩师杨家骆。李清悚在信中详细作复：

父亲为族叔李大钊办丧事

·李幼华·

我爸爸叫李振华，家在河北省乐亭县胡家坨乡大黑坨村，李大钊故居就坐落于此。我爸爸家在路北偏西头，李大钊故居是路北居中，爸爸管李大钊叫大叔。因为是一个家族，两家房子的砖都是一样的，门口都有一棵老槐树。

我爷爷叫李寿田，一生务农。爷爷的大哥李瑞景早年闯关东，在黑龙江和俄国人贩牛、办酒厂，在老家盖了房子，买了地。李瑞景是位开明进步的人士，曾秘密帮助李大钊到苏联去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新中国成立后，李瑞景将全部资产都捐献给了国家，他是黑龙江省第一届人大代表，1954年因公殉职，被省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因为他没有儿子，我爷爷有四个儿子，所以说好将我爸爸过继给了他。

我爸爸比妈妈大两岁，1929年他结婚时才17岁。这一年，他正在天津参加革命组织反帝大同盟。此时他已经开始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抗战时期爸爸的名字已经改为李海涛，但是亲友和家乡人

民还是叫他“振华”，他还有几个名字——黎文、高继祖等，是做地下工作时的化名。

1933年，爸爸从北平志成中学高中毕业。当时，北平地下党正准备为被反动派杀害了六年还没有安葬的中共领导人李大钊举行葬礼，而李葆华（李大钊长子）正被敌人通缉，不能出面办理，地下党安排我爸爸为族叔李大钊办理丧事。

李大钊是我爸爸的大叔，他被反动派杀害后，我爸爸非常难过和后悔。此前有一年暑期，李大钊回了老家，我爷爷让他去看望大叔，他不去。因为他对当时腐败卖国的统治者不满，不愿去看一个“当官的”。李大钊牺牲后，他才知道大叔是一个革命家。他非常钦佩大叔的伟大人格和英勇献身精神，冒着生命危险承担起为李大钊办理后事的重担。

他回老家接来了李大钊的遗属，出面办理葬礼手续，并在4月23日这一天，当孝子穿着孝服打着幡走在灵车前面送葬。

这葬礼实际上是一场声

杨家骆先生在台北大学任文学院院长，著作极富，学术上颇有成就，去年脑癌幸痊愈。师母去世，子女多在美国，家庭生活较寂寞。我和其姐弟六十年代后极少通信，上周其三弟给我信说，他第一次有亲笔信来。过去他的情况都是南京一中在台校友回大陆来看我时的所谈。我年长他十岁，他已七十八岁的老翁矣。

李清悚最后写道：“此复望常通信，即祝秋祺！李清悚手启。”这是自1948年离别后，李清悚和吴显齐第一次在信里重逢，也是最后的重逢。1990年，李清悚与世长辞，享年87岁。

终其一生，吴显齐都没能和杨家骆重新建立联系。1991年，杨家骆在台北逝世，享年80岁。两岸实现“三通”，已经是十余年后的2008年。

2000年2月8日，80岁的吴显齐在潮州的家中安详离世。就在他去世前两个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945年为乙酉年，故大足石刻考察团史称“乙酉考察团”。乙酉之年四五月间，吴显齐随考察团第一次进入大足石窟群，从那一刻起，他们就完全陶醉了：“像在历史长河里泛舟旅行”（《日记》）。（摘自《随笔》2025年第3期）

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李大钊的灵柩从宣武门外浙寺起灵，沿途有许多北京市民自发加入送葬的队伍。有工人、农民、教师……过了西单游行示威的队伍人更多了，人们喊着“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送葬的群众边走边撒纸钱，上面印着抗日救国的口号，人们时而唱起悲壮的《国际歌》。人民缅怀烈士英灵，沿途商店门口摆上了祭桌，摆着点心水果，烧着香举行路祭……到西四牌楼，反动政府派出了大批军警、宪兵、特务，还有马队，他们用大刀和水龙驱逐和抓捕游行示威的人，数十人被捕，示威群众被打散。我爸爸一直打着灵幡，走在灵车前面直到香山万安公墓，将烈士安葬。

办完李大钊的葬礼后，爸爸受到反动政府注意，在北平的住处被特务搜查。此后爸爸就决定不考大学，回到了乐亭，以教书为掩护从事抗日工作。同年，爸爸在乐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改名叫李海涛。（摘自《百年潮》2025年第5期）